

死刑

一位在职检察官的揭贪反腐之作

贪官

尚剑 著

死刑贪官

尚剑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刑贪官/尚剑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
ISBN 978 - 7 - 5063 - 4523 - 1

I. 死… II. 尚…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4358 号

死刑贪官

作 者: 尚 剑

责任编辑: 窦海军

装帧设计: 锡伯设计

版式设计: 步步赢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60 千

印张: 19.25

印数: 001 - 13000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523 - 1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尽管南湖区区委书记孔繁林守口如瓶，但是他升任长洲市委副书记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南湖区区长常小刚也是最先知道消息的几个人之一，得知这一消息后，他高兴的程度不亚于孔繁林。

南湖区是江城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因位于清泉湖的南岸而得名。在江城市，南湖区可谓“大哥大”，各项工作均走在全市的前列。

孔繁林政绩突出，提拔在情理之中。作为孔繁林的搭档，常小刚认为，南湖几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他这个区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因为很多具体工作都是他这个区长去组织实施的，孔繁林高升后，区委书记这把交椅由他继任亦是顺理成章的事。

果然不出所料，一个多月后，孔繁林任长洲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虽然不是先前传说的长洲市委副书记，但常委组织部长也是副厅级，是管官的官，也是大权在握。

在孔繁林走马上任的当天，受市委的委托，江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江涛（部长杨忠诚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到南湖区宣布了江城市委的决定：由区委副书记、区长常小刚主持南湖区的全面工作。

肥头圆脑、一身富态的常小刚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心想，再有几

个月就要开党代会了，届时凭着自己的政绩和才能，还有经济学硕士的头衔，及从师著名经济学家的光环，当选书记应是稳操胜券，非我莫属，想到这里他心里甜滋滋的。

也许常小刚的想法是有些天真的。自古官场如战场，谁不想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呢。

其实，在江城盯着南湖区委书记宝座的人还是不少的。其中比较有竞争力的有江城市财政局局长谢红名，财大气粗又懂经济；建设局局长李大为，熟悉城市规划建设，他若当书记对南湖区乃至整个江城的发展十分有利；共青团江城市委书记高升，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研究生，年轻有为，又是“团派”人物，颇有优势；还有临江县县长张建平，经验丰富，有驾驭全面工作的能力。但按惯例，一般主持工作的都是有意识安排接班的首要人选，只要不出意外，常小刚接任南湖区委书记应该是十拿九稳的。

尽管如此，有竞争力的几位人选还是在暗中较劲。人生难得几回搏嘛，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也不是不可能的。陈胜吴广起义不是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么。抱着这种理念，收钱和送钱都是把老手的谢红名，以要到省财政厅跑钱为名，把刚从团市委调任局办公室主任的何春华叫来。

“小何，明天你到财务那里给我提 50 万元现金出来，我有急用。”

“好的。”初来乍到，何春华似乎还有点胆怯，点头哈腰地答道。刚转身，觉得数额这么大，有必要问个明白：

“谢局长，这么大的数额怎样操作？”

“你怎么这么笨，讲去财政厅办事不就行了嘛。”

“到时怎么出账？”

“你真是书呆子，不会找点理由到外面开几张发票来冲销。”谢红名有点不耐烦了。

“开假发票，到时纪检监察部门来查怎么办？”

“你怎么这么多‘怎么办’，往省城跑钱跑项目送点钱送点礼，是‘国际惯例’，莫讲纪检监察，就是检察院也不敢查，一查就会涉

及到上面。惹怒了上头，以后我们市再到上面找钱找项目就难了，这个责任谁来负，他们敢负吗？”何春华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你不要看他们牛，他们的人事权是市委管的，财权是政府管的，他们敢得罪市委市政府？”何春华茅塞顿开。

谢红名拿出一包“中华”牌香烟，抽出一支，放进嘴里，然后又抽出一支，丢给何春华，何春华接过烟后连忙起身掏出打火机恭恭敬敬地给谢红名点上。

“小何啊，你刚来财政局不懂得往上跑钱的门道，以后要多注意学习啊。”谢红名背靠着大班椅，跷起二郎腿，以教训的口吻说道。

“是，是，以后还请局长多多赐教，多多指点。”

看到何春华毕恭毕敬的样子，谢红名来了兴致，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道：

“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吧。其实，我们省原来那个主要领导是个有本事的人，从中央找回了不少钱。他被查处后，牵涉到中央×部门，引起了不小震动，部长也下了台。后来我们省主管项目的领导再到这个部门跑项目要钱，你猜结果怎样？”谢红名弹了一下烟灰，故卖关子。

“我怎么猜得着。”何春华不假思索地答道。

“中央那个部门的一个司长打开办公室的门、窗帘、窗户，然后故意大声地喊道：‘处长们过来呀，××省的领导来啦，大家一起过来听汇报啊。’其实以往去汇报，这个有实权的司长都是单独接见的，个中原因还用说吗，人少可以谈条件，谈好处，给红包，人多了谈好处收红包，找死啊！”

“后来呢？”何春华饶有兴趣地问。

“还用问，项目自然泡汤啦。”谢红名用一种近乎埋怨的口吻说。

“为什么泡汤你知道吗？”

“我怎么知道。”涉世不深的何春华脱口而出。

“后来这个司长和别人喝酒喝多了才道出真谛：全国三十多个省区直辖市，少收你一两个‘惹是生非’的省区市的好处无所谓得很，免得吃不了兜着走。”

何春华听得津津有味，这时谢红名的手机响了。“好啦，没工夫和你说了，记住，明天给我把事情办好了。”说罢匆匆走出办公室。

第二天，何春华写了一张借条，经谢红名签字后从财务处借出50万元现金，然后把钱交给谢红名。过了一个多星期，何春华去找人开了几张房屋修缮、车辆修理、办公用品、会议费、接待餐费、礼品等假发票，经谢红名大笔一挥签上“同意”二字，然后拿到财务核销了。天真的何春华还真的以为谢红名是拿去财政厅办事，其实它已变成谢红名跑官的“运动”费了。

套钱是门艺术，送钱更是门学问。如果不了解情况，盲目行事，遇到一个“黑包公”，或者时机把握得不好，或者有闲人在场，搞不好可能会鸡飞蛋打，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适得其反，成为反面教材。

谁都知道，要登上南湖区委书记的宝座，江城市委书记张为民可是关键的关键。然而，要敲开张为民这扇深奥莫测的大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张为民原是从北京插队到宾州市的知识青年，血气方刚的他，凭着一股革命热情来到宾州，被安排到龙头山林场当了一名伐木工人。在那个讲出身讲成分的70年代，根正苗红出身好、工作踏实肯干的他，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毕业后不久被任命为林场场长。改革开放之初文凭热盛行，只要有文凭就可以当官，于是他脱颖而出，先后当过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卫生厅党组副书记，可谓是一步一个脚印。略显花白的头发，折射出他饱经风霜的阅历；额头上因时常眉头紧锁而产生的两道深深的皱纹，让人觉得城府很深，难以捉摸；不苟言笑的瘦削的长方形脸上总给人一种严谨稳健的感觉。他以清正廉洁著称，曾有过当面训斥送红包的故事，一时传为佳话。

那是张为民担任宾州市常务副市长时发生的事。

省首届“卫生文明杯”评比活动文件下发后，宾州市委十分重视，市委书记批示此项工作由分管文教卫的常务副市长张为民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孟遥牵头，召集有关部门进行落实，务必争取拿到名

次，以提高宾州的知名度，为宾州的旅游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张为民和孟遥召集有关部门进行研究，最后决定，该项工作具体由市卫生局的爱国运动卫生委员会办公室和宣传部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办公室负责，还专门成立了以卫生局长彭小明为组长的创建办公室。

为了推动该项工作的开展，喜欢别出心裁的彭小明针对宾州市区存在的脏、乱、差现象，提出了在最热闹的十字街头建一座豪华公厕的方案，以达到以点带面、提高市民卫生意识之目的，得到了孟遥的极力赞同。为了抓好落实，把理想变成现实，作为分管财政工作的常务副市长，张为民在彭小明送来的拨款报告上签了“同意”二字。

公厕建成后，彭小明专门请有“宾州书法家”之称的张为民题了“宾州第一所”几个金光耀眼的大字。由于“宾州第一所”按三星级宾馆来配置，如同别墅一般屹立街头，路人无不为之侧目，成为宾州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称赞有开拓精神者有之，谩骂劳民伤财者有之，一时成为宾州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话题。称赞者认为，这一举措可以唤起全体市民讲卫生的意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批评者则认为，没有必要花几十万元巨资来搞这种“形象工程”，将这笔钱为贫困山区盖一所希望小学该有多好。

为了增加轰动效应，孟遥指示彭小明精心策划了一个剪彩仪式。

剪彩的当天，宾州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宾州日报》、《临江资讯》等新闻媒体进行了跟踪报道。公厕前挂起了烘托气氛的红灯笼，铺上了红地毯，震耳欲聋的迎宾曲响彻云霄。当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孟遥、常务副市长张为民等贵宾，西装革履，系着红领带，胸前戴着如同新郎新娘佩戴的鲜花出现在剪彩仪式上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在剪彩仪式上，孟遥和张为民等几位领导挥动着银色的剪刀，随着“咔嚓”几声响过，标志着“宾州第一所”正式对外开放。孟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不愧是宣传部长，三句话不离本行，认为“宾州第一所”的建成是讲学习讲政治的重要体现，对宾州的投资环境、招商引资、旅游产业的发展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是宾州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重大举措。由于市文工团、

中、小学生以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厕所门前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演出精心设计的文艺节目，吸引了很多驻足观望的群众。一时间，把整个公厕围得水泄不通，交通警察也不得不出来维护秩序。

剪彩仪式完毕，已时至中午，自然要庆贺一番。彭小明在宾州大酒店安排了几桌丰盛的午宴，张为民、孟遥、彭小明、“爱卫办”和“社精办”主任等坐在一间豪华大包厢。酒酣耳热之际，彭小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市领导每人 10000 元、其他嘉宾每人 8000 元的红包进行发放。当彭小明把胀鼓鼓的红包递到张为民胸前时，只见张为民把脸一沉，厉声说道：

“彭局长，不就是剪个彩吗，干吗搞这种铜腐的东西？”

“张市长（只要不是市长在场，从来不会有人在副市长面前加一个副字），剪彩发红包，是‘中国特色’，何必这么客气。”彭小明解释道。

“小彭啊，你知道吗，这玩意儿比厕所还臭啊！”张为民训斥道。

“张市长，这就算是对您题的‘宾州第一所’的润笔吧。”彭小明灵机一动，马上转移话题。

“我的那几个字有这么值钱？在厕所上随便画几个字也收钱，传出去我会遗臭万年！”看到张为民动怒了，彭小明只得把红包收起来。孟遥伸出去的手，也不得不缩了回来。

看到这种尴尬的局面，孟遥急忙为彭小明解围：“张市长，请息怒，小明同志也是出于对领导的尊重嘛，就别责怪他了。来、来、来，咱们还是继续喝酒吧。”

这顿饭自然不欢而散，孟遥更是一肚子怨气。本来剪彩活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趁机收个红包，因为宣传部长管的都是些务虚的东西，范围又窄，平时难得有收红包的机会，谁知被张为民这一搅，到手的红包自然就黄了，心里十分不快。“社精办”和“爱卫办”主任更是无权无职的闲差，很少尝到收红包的滋味，本来想过一下收红包的瘾，结果就这样泡汤了，真有点终身遗憾的感觉，心中在暗暗骂娘。在中国，送红包的习俗由来已久，本来逢年过节送上十块八块钱的红包，图的是个吉利，岂知这种习俗在商品经济时代逐步延

伸至公务政务活动中，其内容也变了味儿，谋职晋级、买官、承揽工程，甚至“剿灭政敌”也离不开这一套，形成了一种具有所谓中国特色的“红包文化”。张为民当面痛斥红包的事一时传遍四方八里，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年廉政建设一等奖的殊荣。

但是，从此张为民在宾州却遭到了排挤，有的说他是假正经，有的说他不合群。别的领导吃饭也不愿邀其前往，有什么项目开工剪彩对他更是“见而远之”。尤其是在换届的节骨眼上，有人更是告他的“御状”，说他平庸无能，工作没有魄力，没有政绩，劳民伤财，指使彭小明搞“花架子”工程，花几十万元建“宾州第一所”，还亲自题了字，令人贻笑大方，成为笑柄，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告状的不是别人，正是孟遥。其实做人也是他，做鬼也是他，当时力主建“宾州第一所”的就是他。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这个“不合官场时令”的张为民赶走。由于告状信上附有“宾州第一所”的照片，张为民题的几个字十分醒目，真乃铁证如山，本来是宾州市长热门人选的张为民被挤走了，孟遥取而代之，登上了有实权的常务副市长的宝座。这就是宾州官场的“厕所门”事件，也成了张为民官场上的滑铁卢。

不过，那些都是过去的事，现在的张为民刚从省卫生厅党组副书记升迁来不久，很多人尚不知其深浅，因此谢红名觉得不能贸然行事，以免羊肉吃不到惹了一身臊。急于升迁的谢红名转念一想，毕竟时过境迁，今天的张为民还是过去的张为民吗？说不定他已经“与时俱进”了呢。不能无动于衷啊，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方能提拔重用，这个道理他是懂的。

俗话说：聪明的脑袋不长毛，热闹的地方不长草。秃头圆脑的谢红名，人称“谢光头”又称“谢聪明”，脑子转得特别快。他交代在市公安局户政科工作的妻子从电脑中调出张为民家人的出生日期，结果发现再过几天就是张为民外孙女的三岁生日。

终于等到生日那天，谢红名从50万元现金中，抽出30万元装进两个大蛋糕盒里，然后驱车来到张为民家。

“祝小寿星生日快乐！”当谢红名提着“生日蛋糕”，笑容可掬地

出现在张为民家门口时，着实让张为民吃了一惊。自己刚到江城不久，他怎么知道自己外孙女的生日呢。张为民连声致谢并客气地挽留他吃晚饭，谢红名以有事为借口推辞了。张为民把生日蛋糕放到桌子上，觉得这蛋糕有点不大对劲，别人生日送一个蛋糕，他怎么送两个，而且特别沉重。突然妻子黄文惠发现蛋糕上有一张粉红色的彩纸，彩纸上写着一首打油诗：

南湖谢红名，蛋糕自开封。

寿星添小岁，恭贺尽其中。

“这个谢局长，怎么这样浪漫。”黄文惠笑道。张为民似乎觉得里面另有文章，于是他把蛋糕拿进卧室，打开一看，简直傻了眼，哪里是蛋糕，全都是一捆一捆的人民币！他明白了“南湖谢红名”的意思，原来是想用钱买个南湖区委书记的头衔。他拿起电话，正要打给谢红名，叫其过来把钱拿回去。这时黄文惠走了进来，连忙制止道：

“老头子，你那宝贝儿子今天又打电话回来催要房款了，现在在上海买套房子加上装修费没有一百几十万怎么行？一个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生，那点工资，又谈女朋友，不靠父母怎么买得起？”

“又不听我讲，回江城多好，省了这笔钱。”张为民有些埋怨儿子不听话。

“人家大都市的姑娘会愿意来你江城？”黄文惠有点挖苦地说道。

“我是领导干部，已经到了这个年龄，难道你让我犯错误？”

“我跟你几十年，没想到你这么自私！只顾自己当官，连儿子都不顾！”黄文惠满脸不高兴地数落起来。

“儿子的事我怎么会不放在心上？现在反腐败抓得紧！”

“我讲过多少遍了，现在只要大小是个官，谁不富得流油？只有你像个猪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你已经是五十好几的人了，书记的位子还能坐几年？到时退居二线，到了人大、政协谁还给你送这玩意儿？再说啦，现在社会风气和游戏规则都是这样，难道众人皆醉，

唯你独醒？”

黄文惠曾担任过林场妇女主任、公社副书记、人事局副局长、妇联主席，一向泼辣干练，讲起话来像放机关枪，喋喋不休。

“常言说得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你应该吸取在宾州时被排挤打压的教训啊！难道你还想再让别人来孤立你吗？”

“万一出事怎么办？”张为民还是担心。

“为什么人家不出事？就你出事？做官有做官的门道，发财有发财的诀窍，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保证你不会出事。”

“你有什么高招？”张为民来了兴致。

黄文惠向张为民口授“秘诀”：

“当官的说到底就是要搞好上下级的关系，对吧？在大场面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光辉’形象，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但在小圈子里对铁哥们儿可以灵活些、随便些、放开些。收礼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逢人见鬼都收，一般来说，金额小的不要收、事情难办的不要收、人不可靠的不能收，只要把握好这些，就根本不会出事。”

“你今天怎么啦，讲起这些来一套一套的。”张为民诧异地望着黄文惠，似乎有点陌生的感觉。

“林彪为了发动政变不是潜心研究政变吗？”黄文惠没头没脑地反问道。

张为民似乎觉得她的话有一定道理，自己工作了几十年，不大不小的官干过不少，如今连为儿子买套像样的商品房都成问题。而那些原来不怎么样的同学，一个个做生意发了财，建起了房子，买了车子，玩起了婊子，一副阔佬的派头，开的奔驰、宝马比自己的奥迪不知强多少，不知不觉中，他产生了一种失衡的感觉。的确，自己的年龄已经不小了，就算不为自己，也该为儿子的幸福考虑考虑。犹豫了良久，他终于放下了话筒，然后自我安慰道：别人送我钱，只是表示感谢，又不是伸手向别人要的，不拿白不拿，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天不知咋的，似乎觉得自己老了许多。

谢红名回到家，心中忐忑不安，是祸是福，会不会遭遇退货他心中没底。第二天，张为民在财税工作会议上对谢红名大加赞赏，谢红

名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了地。

在提拔使用干部问题上，书记的话一言九鼎，但组织部长的话也不能轻视。因为组织部门是拿方案的第一道关口，官场上不是常讲吗：“想进步紧跟组织部，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这话看来不假。组织部长杨忠诚是个“直升机型”的领导干部，仗着省委副书记小外甥这层关系，从市委办一个普通的科长，短短几年间连升三级，成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实权人物。什么钱都敢收，什么女都敢抠，沾满了公子哥儿的气息。谢红名知道，前不久，临江县交通局长唐其文想当副县长，由于唐其文年龄已超过45岁，按市委规定超过45岁的一般不再提名为党政领导班子拟任人选；同时，唐其文获得推荐票数也不够多，不足以将其列为党政班子的推荐人选名单。但因为收了20万元好处的杨忠诚极力推荐，唐其文还是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副县长的位子。谢红名知道组织部长的分量，因而不敢怠慢，他飞到北京，以“汇报工作”的名义把20万元送给杨忠诚，真可谓公私兼顾，一举两得。杨忠诚知其来意，电话指示江涛把谢红名作为南湖区委书记的考察对象。

建设局长李大为也不甘示弱。他把自己的心腹副局长庄高祥叫来，如此这般地进行了交代。庄高祥是个聪明人，很能理解领导意图，深得李大为的赏识，年纪轻轻就被李大为提拔为副局长。他采用加大临江开发区工程预算列支的方式，套出现金40万元，通过包工头把钱领出，然后交给李大为。

在如何把钱送得艺术些，避免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可让李大为费尽了心机。经过多方打听，李大为了解到张为民有收藏书画的嗜好。

转眼“三八”妇女节到了，李大为主动找到江城市妇联主席黄文惠，邀请妇联一起搞联谊活动，去苏州、杭州“考察”。黄文惠见到有人主动买单，欣然同意。李大为作为“特邀代表”也一同前往。

在苏州、杭州游了一圈，又前往上海。在上海一家酒店下榻后，黄文惠迫不及待地去看望儿子和未来的儿媳。

次日，李大为特意安排大家到上海美术馆参观。黄文惠在一幅《金秋》国画前驻足不前，这幅画是以晚唐诗人杜牧《山行》“停车

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中的著名诗句为背景，勾画诗人在金秋十月的傍晚，赶着马车路过满山红叶的山峦，心旷神怡、悠然自得的心境，美不胜收，让人百看不厌。黄文惠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要是老头子也来该多好啊！她想买回去给张为民欣赏，一问价钱要30万元，只好作罢。李大为看在眼里，暗自高兴。

第二天一大早，李大为匆匆赶到美术馆，以刷卡的方式用30万元买下了这幅《金秋》名作，然后送到黄文惠的房间，黄文惠一看，笑得合不拢嘴。李大为趁机把自己想到南湖区当书记的想法和盘托出，黄文惠表示一定会在张为民面前美言提携。

回到江城后，黄文惠把《金秋》拿给张为民欣赏，张为民惊呆了，简直是稀世精品！当张为民问其价钱时，黄文惠如实相告，张为民觉得物有所值，他太爱这幅画了，因此当黄文惠把李大为想当南湖区委书记的意思告诉他时，他毫不犹豫地表态同意让组织部门将李大为列为考察对象。给杨忠诚送礼，李大为也很艺术，他以去俄罗斯考察“顺便绕道”北京，看望领导捎些洋货为名前去相送，送的的确也是“洋货”——美金两万元。

高升因所在团委系清水衙门，没有多少财力去送，只得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叫其爷爷修书一封，请在“文革”时从北京下放到贵州的老将军帮忙。老将军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老红军，因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被流放到高升所在的贵州息烽农村长达五年之久。高升的爷爷没有嫌弃这个“走资派”，顶着压力，把在“牛棚”的老将军接到家中来往，并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还用祖传的中草药秘方帮老将军治愈了长征时留下的困扰了他几十年的哮喘病，让老将军感动不已。尽管老将军早已离休，但余热还是有的，看到昔日恩人来信相求，向来严于律己的老将军破例给中组部一个老部下打了个招呼。这个老部下见是著名的老将军亲自出面，不敢怠慢，立即给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昌贤发指示，叫其注意培养提拔像江城市委书记高升这样的共青团干部。李昌贤是张为民在北京时的老邻居老同学，看到高升竟然有如此来头，立即给张为民打电话，要求其重点培养，“你们南湖区的书记孔繁林不是调走了嘛，可以考虑

让高升到南湖去顶班锻炼嘛”，简直是在下命令了。张为民深知，没有李昌贤就不可能有自己的今天，这道命令看来是难以抵挡了。书记位置就一个，竞争却如此激烈，他感到有些头疼，心想，要是能像“文革”时那样设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就好了，自己就不必费这么多脑筋了。

再说常小刚，别看他不苟言笑，其实也是脑瓜飞转的人。见各路“诸侯”竞相往市委领导那里跑，也不甘示弱。心想，绝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掉！抱着志在必得的架势，他拿出平时搜刮到的60万元分别给张为民和杨忠诚送去40万和20万。由于常小刚是以“五一”劳动节“慰问”领导的名义送的，两位领导也“不便”推辞，笑纳了。

临江县县长张建平向来为官清廉，没有搜刮民脂民膏，他知道，那几位对手均在“皇城”脚下，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也就不跑不送，用他的话来讲，顺其自然，相信组织。

在南湖区委书记的人选问题上，张为民的确已陷于艰难的抉择之中。就在这时，一件意外事情发生了。

一天，在江城市委办公室，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操着一口浓重的贵州口音，是来找高升的，自称是高升的同学，来江城寻找工作，人生地不熟，想找老同学帮忙。高升刚好出去开会还没回来，几个同事热情地为高升的同学倒水让茶，看到高升的同事热情有加，来人打开了话匣子。这个老同学在言语中透露，要是高升当年能拿上大学文凭，说不定已当县长或者县委书记了。“热心”老同学把他知道的高升的底细来了个竹筒倒豆子。这个老同学半是荣耀半是恭维的话语，引起了同事们的疑心：高升没有大学文凭？他不是有两个学历证书吗？那么他的山东某综合性大学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研究生的学历证书是哪里来的？

同事们一连串的疑问，不久就反映到了纪检部门，纪检部门向山东某综合性大学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发函询问此事。不久，两所学校回函了，山东某综合性大学证明，高升确实在该大学读过书，只是在大学毕业前夕，高升因为致自己的初恋情人同班同学怀孕，违反校

规，被学校给予了肄业处理。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回函却是，本校、没有一个叫高升的研究生，他所持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研究生毕业证系伪造的。“两个学历都是假的?!”纪检部门震惊了。经研究决定，撤销了高升江城市委书记的职务，开除党籍，随即调离团委。

原来，高升大学肄业后，没有分配到工作，于是他决定自己去联系单位。由于没有毕业文凭，用人单位均将其拒之门外。本来想叫其爷爷找老红军帮忙，但由于出了搞大肚子的丑事，加之又没能拿到毕业文凭，只好作罢。万般无奈之际，他花钱请人伪造了山东某综合性大学本科毕业证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研究生毕业证两个文凭，然后只身来到江城，终于被渴贤求才的江城市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录用。由于天资聪颖，生性活跃，加之能说会道，口才极佳，他被推举为校团委书记。海量的高升经常宴请组织部长杨忠诚，且每次必带几个校花出来作陪，让杨忠诚玩得心花怒放，乐不思归。在杨忠诚的操纵下，高升被调到江城市委书记担任副书记，不久又成了正处级的团市委书记，要不是那位“多嘴”的同学到来，高升的前途有可能无可限量。

如今，高升“意外”落马，不仅几位竞争对手暗自高兴，就连张为民也觉得省事很多，毕竟老将军、老部长是不好得罪的。

二

正当几位竞争对手在进行送礼大比拼的时候，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亦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南湖区委书记的宝座，此人便是江城市委副秘书长陈建忠。

陈建忠，一米八五的个头，国字形的脸庞上架着一副四方形的黑边大眼镜，气宇轩昂，风度翩翩；镜框下那双机灵的眼睛，时常闪着智慧的目光；高高的鼻梁下那张有棱有角的方嘴，总是笑容可掬的样子，给人一种大方和具有亲和力的感觉。他没有架子的原因可能是与他来自农村、出身低微有关。

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后，要想鱼跃龙门，对于农家子弟，唯一的出路就是参加高考，因为当时大中专毕业生国家包分配，一旦考上就等于进了保险箱，拿到了铁饭碗，毕业后就可以吃皇粮当国家干部了。陈建忠家境贫寒，生活十分清苦，几次因交不起学费而差点辍学。他甚至经常面临吃不饱的窘境，当时一个月能吃上一顿肉就是他最大的奢望了。含辛茹苦的母亲积劳成疾，手指头上长了个毒瘤，舍不得花钱看病的她为了止痛，竟将手指浸泡在尿水中。这一切都被陈建忠看在眼里，他心如刀割，更加坚定了他跳出农门、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决心。他废寝忘食，发奋苦读，在煤油灯下甚至路灯下经常都